

德律风

葛亮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日)桑岛道夫 主编

德律风

葛亮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律风 / 葛亮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8-0

I. ①德… II. ①葛… III. ①传记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44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德律风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葛 亮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8-0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如果需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基于什么而为我们渴求？只有通过这样的追问，才会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面。

第一个问题，其实未必需要答案。因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是对中国本身持有兴趣，抑或是关心世界文学的新动向，这些都只局限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思维。尽管如此，既然已经获得更高层次读者的关注，我认为有必要对后面的问题做深入考察。

为了使更高层次读者的形象更加清晰，我们在此暂时把思考范围局限于日本文坛。同时代颇受关注的作家当中，在此不得不提的即是残雪。芥川文学奖评选委员池泽夏树和已故的日野启三，对残雪追求现代主义之极致的前卫写作手法非常关注。但残雪的所谓“先锋”色彩，例如《黄泥街》中描述的荒诞舞台和导致“文革”的中国特殊时期文化之间的

关系，对日本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因而难以明白中国文学的内核——如果安部公房还健在的话，一定会用锐利的读解给予我们提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支持比较醒目。这是因为，大江想要以“四国森林”的神话题材来弥补日本当代文学想象力枯竭的缺憾，所以对于莫言以高密县乡村来重新构筑神话的尝试，拥有共同的感受。据说大江健三郎对阎连科也同样表示关注。但自从中上健次去世以后，像这种站在没有话语权的人的立场，对民俗及其生命力的写作表示关注的现象，已不如从前流行，对此我有些担忧。

在残雪之后，应提到的先锋作者是现任三岛由纪夫文学奖评选委员辻原登支持的格非，他亦多次被介绍到日本文坛。他们的自我怀疑以及过度重视修辞的“反小说”，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要素，而否定“历史”的方法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在日本文坛陷入了僵局。岛田雅彦文风的转变，则可作为它的象征。

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与其说是由于文艺界的关系，莫若说是煽起了一般读者的偷窥欲，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她一边在空洞的子宫意识中，故意沿着传统魔女的形象探寻女性真正的自我，一边则利用“女子可畏”的吸引力，轻而易举地捕捉住男人的好奇心。此外，老上海给近代日本残留的印象，包括距离最近的“西洋”、鸦片，以及由种种期待、恐怖所交织成的“魔都”等，这些都

是其作品吸引日本读者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想接着对这次会议的主角——青年作家们稍作解说，但是由于开篇之疑问的关系，请允许我在这里，把参加过2006年“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并在日本文坛介绍过的中国作家——安妮宝贝、魏微以及张悦然作为重点进行介绍。

关于安妮宝贝，她参与上届会议的作品是《他她》，我有幸获得了其翻译机会，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文学界》（2007年3月号）上面，获得广泛好评。文章通过简洁精练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回故乡为父亲扫墓的女儿对宛如孩童的母亲的感慨、母女之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关爱、因悔恨和依恋而对父亲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失落感，阅读多少遍都会被感动。这部作品获得了追求言简意赅的日本文坛相关人士的高度评价。作者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上届会议中她本人的发言，“有力的东西它一定是简洁的，并且能够深入人心，被流传”。它在《莲花》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既是她本人对人类生存的认识，也与现代主义的“记忆”问题相关联，不过，它不是存于理念上的，而是基于经验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妮宝贝已经拥有独特的大家风范了。

关于魏微，在七十后的作家当中，我还未曾见过有像她这样，以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为写作对象，对其内心进行最真实的描写的作家。好比其名作《异乡》，就高度契合主

题，详尽描述了主人公——小学老师许子慧——怀揣希望与梦想来到北京后的种种经历。她身在异乡，居无定所，节衣缩食，但是从未对在老家的父母有过任何抱怨，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小说的主流之一——教育小说中的“青春”、“从地方到都市”、“纠葛与成长”等要素。魏微那朴素、平稳的叙述，给予读者温和的享受，这也许是作者与社会的狂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结果。此外，在严肃的话题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希望，这也是魏微的与众不同之处。人的存在虽然微不足道，但每一时每一刻的记忆则是不会被他人夺走的、独一无二的过去与回忆。能够坦诚面对当下不同社会阶层问题的魏微，无疑将在今后继续引导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

张悦然在上届会议中关于“小说是记忆的私生子”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也在《文学界》上介绍过她2006年的作品《誓鸟》。这部作品的舞台设定在近代以前的南洋，它以记忆为主题，描写了女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小说具有一种凄美感，她的写作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本文集收录的《红鞋》，讲述的是受雇于人的杀手在结束了女孩母亲的生命后，决定金盆洗手，带着她浪迹天涯的故事。原本无法互相容忍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究竟会怎样？虽然这种主题的文学作品一直存在，但是文章中的节奏感不停地演变，在她那震撼人心的描述里，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此外，2006年介绍到日本的《白骨精》文中的那种唯

美，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若张悦然的单本小说能在日本出版的话，想必日本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将会有很大改观。

另外，麦家、李浩、徐则臣、葛亮和崔曼莉等，许多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还是请广大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吧。

最后，我衷心希望“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能够成为青年作家们展翅高飞的起点。

桑島道夫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湊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献给德律风，以及那些古典主义的异乡客。

目录

【传】

001 阿德与史蒂夫

034 离岛

051 退潮

065 私人岛屿

175 德律风

216 罗曼司

【记】

248 拾岁纪

274 浮华暂借

281 镜像魅影

291 我们的城池

297 他们的声音

300 家书

305 说小说

【后记】

310 忽然一城

【传】

阿德与史蒂夫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住在一幢唐楼里，住在顶楼。在西区这样老旧小区里，楼房被划分为唐楼与洋楼，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没有电梯的。我住在顶楼七楼。换句话说，楼上即是楼顶，楼顶有一个潮湿的洗衣房和房东的动植物园。

动植物园里风景独好，除去镇守门外的两条恶狗。房东是个潮州人，很风雅地种上了龟背竹，甚至砌了水池养了两尾锦鲤，自然也就慈悲地养活了昼伏夜出的蚊子。

有了这样的生态环境，夜里万籁齐鸣也就不奇怪了。两条狗百无聊赖，相互撕咬一下，磨磨牙当作消遣。蚊子嗡嗡嗡嗡，时间一长，习惯了也可以忽略不计。房东精明得不含糊，将一套三居室隔了又隔。我这间隔壁，给他隔出了一间储藏室。一个月后，有天听到有声响。出来一个中年人，

有印度人黧黑的肤色和硕大的眼睛。中年人是医学院的博士。博士握了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博士败了顶，孱弱谦和的样子，眼睛里有些怨艾的光芒。当天晚上，储藏室里就发出激烈的声响，我再不谙世事，男欢女爱的动静还是懂的。这一夜，隔壁打起了持久战，我也跟着消停不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已是东方既白。清晨起来博士又是温柔有礼，目光一如既往的忧愁。而到了当天晚上，又是判若两人。日复一日，隔壁总是传来饥渴的做爱的声音，雄狮一样的。他总是换不同的女人。这对一个适龄男青年的正常睡眠，是莫大的考验。

在一个忍无可忍的夜晚，我终于夺门而出。在皇后大道上兜兜转转，穿过蚊虫齐飞的街市。在太平洋酒店，我看到了远处灯塔的光芒被轩昂的玻璃幕墙反射了。汽笛也响起来，那里是海。香港的海与夜，有阔大的宁静，维多利亚港口，近在咫尺。我想一想，向海的方向走过去。

穿过德辅道，有一座天桥，上面躺着一个流浪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常年躺在那里。他远远看见我，眼皮抬一抬，将身体转过去，像要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又沉沉地睡了。

下了桥，有腥咸的风吹过来。我知道，已经离海很近。再向前走是一个体育场，我只是一味向海的方向走。也许我是不习惯香港天空的逼狭，故而海的宽阔是如此吸引我。越过篮球场，走到尽头，巨大的铁丝网却将海阻隔了。我回到篮球场，在长椅上坐下。旁边的位置上坐着几个女人，很快人多起来，是些年轻人在夜里的聚会。这里顿时成了一个热

闹的所在，一个姑娘快活地唱起歌来。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这里又恢复了宁静。远处的景致，被铁丝网眼筛成了一些黯淡的碎片。我觉得有些倦，在长椅上仰躺下去。

远处走过来一个影子，是一条狗，很大，但是步履蹒跚。后面跟着两个人，走到光线底下，我看见是一个穿着背心的敦实青年和一个赤着膊、腆着肚子的中年人。青年沿着塑料跑道跑上一圈，活动开了，在场上打起了篮球。中年人站在篮球架底下，抽了一支烟，也下场打起了球。两个人的技术都不错，不过打得有些松散，谈不上拼抢，只是例行公事的象征性地阻攻。突然两个人撞上了，中年人夸张地躺倒在地，拍一下肚子，嘴里大声地骂了句什么，青年人一边笑，一边将球砸过去，中年人翻一下身，躲开了。两个人就一起朗声大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能听出他们是很快乐的。

那条狗很无聊地走来走去，没留神已经到了我眼前，“汪汪”地大叫。我并不怕狗，和它对视，在它眼睛里看到了怯懦，还有衰老。我伸出手摸一下它硕大的头，它后退了一步，不叫了，龇了一下牙，却又近了些，蹭了蹭我的腿。我将手插进它颈间的毛里。它并非前倨后恭，而是知道，我对它是没有敌意的。

这时候，青年远远地跑过来，嘴里大声地喊“史蒂夫”。听得出，是呵斥的意思。大狗缩了一下脖子，转头看一下他，又看一下我，转过身去走了。青年在它屁股上拍一记，上了狗链，然后对我说：“对不起。没事吧？”我说：“没事，它叫史蒂夫？”他眼睛亮一下，说：“哈，你会说

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很流利，说：“这狗的种是鲍马龙史蒂夫，我就叫它史蒂夫。它太大，常常吓到人，看得出，你懂狗。”我说：“我养过一只苏牧。大狗的胆子反而小。”青年说：“我叫阿德，你呢。”我说：“我叫毛果。”

阿德说：“毛果，过来和我们打球吧。”

这是我与阿德的相识。

阿德的球打得很好，但是有些鲁莽，没什么章法。而我，却不喜欢和人冲撞，往往看到他要上篮，我就罢手了。阿德就说：“毛果，你不要让着我。这样没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和他一道疯玩起来。

中年人在这时候，已经坐在地上，斜斜地叼着一支烟，没有点燃，看着我们打球。

打到我们身上的汗有些发黏的时候，中年人站起身来，大声说了句什么。我算粗通了一些广东话，听出说的是“开工”两个字。阿德停了手，说：“毛果，我先走了。”

我其实有些奇怪：这样晚，还开什么工？不过我也有些了解香港人的时间观念了，一分钟掰成八瓣使，只争朝夕。

阿德牵上史蒂夫，“我夜夜都在这里打球，你来就看到我了。”然后抱一抱拳，说，“后会有期。”

我笑了。阿德也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两颗虎牙。

我回到房间，冲了个凉，隔壁的储藏室已经没什么声响了，博士结束了折腾。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看到史蒂夫硕大的头，旁边一只手拍了一下它，然后是阿德的声音：走

吧，史蒂夫。

和阿德再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仍然是暗沉沉的夜里，四面的射灯将球场照成了酱色，阿德一个人在打球。菲佣坐在角落的长凳上聊家常。史蒂夫和一只圣伯纳犬互相嗅嗅鼻子。史蒂夫为表示友好，舔了一下圣伯纳，圣伯纳不领情，警戒地后退一步，狂吠起来。

史蒂夫横着身体逃开了几步，看见我，飞快地跑过来，蹭蹭我的腿，冲着阿德的方向叫了一声。

阿德对我挥挥手，将篮球抛向我。我向前几步，远远地投了个三分。球在篮板上弹了一下，阿德跃起，补篮，进了。我们抬起右手，击了下掌。远处有菲律宾姑娘吹起了响亮的口哨，为这一瞬的默契。

我们默不作声地玩了一会儿，灯光底下，纤长的影在地上纵横跃动。史蒂夫兴奋地跟前跟后，捕捉那些影子，最后徒劳地摇摇尾巴，走开去。

阿德的体力是好过我的。他看出我有些气喘的时候，停下来，说：“投下投下（广东话，休息的意思）。”我去自动售卖机买可乐，回来，看到阿德坐在长凳上，拿出一支烟。球场上有些风，阿德转过身，避过风口，点燃了，眉头皱一皱，是个凝重的表情。阿德没有接我手中的可乐，将手指在烟盒上弹一弹，取出一根，就着自己的烟点燃了，递给我。

我抽了一口，有些呛，咳起来。